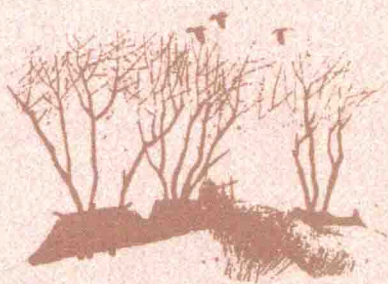


黑龙江民间文学丛书

双鸭山卷

丛
坤◎主编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黑龙江民间文学丛书

双鸭山卷

丛
坤◎主编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龙江民间文学丛书·双鸭山卷 / 丛坤主编. --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686-0203-7

I. ①黑… II. ①丛… III. ①民间文学—作品集—双鸭山 IV. ①I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9901 号

黑龙江民间文学丛书·双鸭山卷

HEILONGJIANG MINJIAN WENXUE CONGSHU SHUANGYASHAN JUAN

丛 坤 主 编

责任编辑 陈 欣 魏 玲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三道街 36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369 千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86-0203-7

定 价 6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黑龙江民间文学丛书》

编委会

顾 问:徐昌翰 王士媛

主 任:田文媛 傅道彬

副主任:计世伟

成 员:丛 坤 王益章 郭崇林

蒋丽丽 张永超 刘剑刚

编辑说明

《黑龙江民间文学丛书》各分卷所收文章多为民间百姓口口相传之作，有的故事流传时间久远，在流传过程中于不同地区可能演变成不同的版本。本丛书立足于选编内容的完整性及多样性，为了能向读者全面展示黑龙江各地区的民间文学，均予以收录。并且在收录、出版过程中，不做具体分类，各文章按照名称首字汉语拼音进行排序。

黑龙江地区具有独特的方言体系，在整理收录各文章时，均原汁原味将其展示，以体现丰富多彩的东北方言，并未做其他多余的文学美化装饰。

民间文学更侧重民间性，口语特点强烈，在编辑本套丛书时，我们只是对其中某些明显讹误进行订正，从而保存故事在民间流传时的口语形态，保留了其趣味性、地方性、故事性。

特此说明。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黑龙江民间文学丛书》前言

黑龙江省地处祖国北疆,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上的特点是四季分明,冬季漫长。每当冬季来临之际,万物肃杀,大地一片银装素裹。正如《红楼梦》中那句人皆可诵的诗句:“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黑龙江省的历史也如同它的气候一样,更迭起伏,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是出现诸多空白,让今天的史学工作者费尽猜测。

一、孕育黑龙江民间故事的生态环境

黑龙江省位于中国东北部,地处欧亚大陆东部、东北亚的中心区域,是亚洲与太平洋地区陆路通往俄罗斯和欧洲大陆的重要通道。因境内最大的河流黑龙江而得名。

(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黑龙江省地处北纬 $43^{\circ}26'$ — $53^{\circ}53'$,东经 $121^{\circ}11'$ — $135^{\circ}05'$,位于欧亚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是中国位置最北、纬度最高的省份。全省土地总面积47.3万平方千米,仅次于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四川,居全国第6位。

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水陆相连,边境线总长2000余千米。黑龙江是中俄两国界江,全长4440千米(海拉尔河为源),干流全长2821千米,其中中国境内流域面积89.1万平方千米。两岸植被完好,至今仍保持着原始生态环境,是世界上四大无污染水系之一。这条粗犷、寂静的大河山远水长,岛屿星罗棋布,是开发界江国际旅游的珍贵资源。

黑龙江省地貌形态差异明显,境内西、北、东三面有逶迤起伏的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张广才岭、老爷岭等两大山区。在地图上,黑龙江省的形状很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天鹅。南北长约 1120 千米,东西宽约 930 千米,地势大致是西北、北部和东南部高,东北、西南部低。地貌类型比例:山地、丘陵占 60.5%,余为平原、水面及其他。

黑龙江省地处欧亚大陆东缘,深受日本海海洋季风的影响,南北相距 10 个纬度,从北到南分为寒温带和中温带,气候的地域差异明显。全省大部分地区气温年较差大于 40°C ,大兴安岭地区大于 44°C 。黑龙江省冬长夏短,全省大部分地区冬季都长达 6 个月以上(205—215 天);有些地方可达 8 个月左右(220—265 天),夏季不足 1 个月;甚至有一半左右的地区春秋相连,没有真正的夏季。西南部夏季最长也只有 50 天。冬季的北疆,坚冰锁寒江,瑞雪铺大地,为开展冰雪运动,制作冰灯、雪雕创造了条件;连绵起伏的山地,过去是冬季狩猎的好去处,如今是建设滑雪场的理想地。

黑龙江省总体生态环境呈现出特殊的多样性和相对的整体性。大、小兴安岭不仅是黑龙江省,也是东北、华北地区的天然生态屏障。黑龙江省资源丰富,大森林、大草原、大沼泽、大田作物都是国内罕见的,同时在国际上也颇闻名。森林覆盖率、木材蓄积量和木材产量均居中国之首。黑龙江省拥有世界公认的黑土带、大豆带、玉米带和奶牛带,非常适合发展粮食生产和畜牧业生产,尤其适合发展生态绿色食品生产;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养分高于全国其他省份 2—5 倍,素以世界三大黑土平原之一和中国“黑土地之乡”著称,是中国最大的商品粮战略后备基地,是大豆、玉米、水稻等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主产区。

黑龙江省野生动物区系组成复杂,种类较多,数量可观,加之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其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更具有北方特色。黑龙江省野生动物种类众多,其中鸟类和兽类占全国的 20%—30%,为国内种类较丰富的省份之一。境内有东北虎、紫貂、貂熊、梅花鹿、丹顶鹤等 17 种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黑龙江省现拥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6 处,其中五大连池自然保护区已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扎龙自然保护区、洪河自然保护区已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三江自然保护区、丰林自然保护区已加入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网。

黑龙江省矿产资源在全国名列前茅,已发现矿产资源 135 种,其中石油、石墨、天然气、煤炭等资源量均位居我国前列。

改革开放以来,与东南沿海地区,乃至中原诸省相比较,黑龙江省属于经济欠发达省份。但自然生态环境破坏较小,已成为黑龙江省的后发优势。

(二)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

1857 年,马克思说,“黑龙江两岸的地方”是“当今中国统治王朝的故乡”。这一精辟论断印证了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所做出的卓越贡献。黑龙江省早在距今三万至四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在今黑龙江省五常市龙凤山乡学田村,曾居住着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从伴生的具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片及哺乳动物骨骼化石看,当时这里的人们已将狩猎作为谋生的重要手段。位于哈尔滨市的阎家岗遗址中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头骨化石石片,石核和砍砸器,动物化石等历史遗迹,推断其地质年代距今约 22000 年。距今约 6000 年的密山肃慎先民(渔猎文化)的新开流古文化遗址,其存在年代大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以及龙山文化。距今约 6000 年的东胡族系(草原族系)昂昂溪遗址,广泛分布于嫩江流域。距今约 4000 年的小南山遗址是黑龙江流域文明起源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界标。据考古发现,位于肇源县民意乡白金宝村的白金宝遗址分布范围有 20 多万平方米,是黑龙江省境内嫩江流域一处规模最大、保存最好、最有代表性的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经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的大型原始聚落遗

址,是目前发现的黑龙江流域最早的文明社会。三江平原陆续发现的数百处汉魏时期遗址及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实施的“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计划”,初步确定农业生产是七星河流域汉魏居民的主要食物来源。凤林古城的发现证实,祭祀和战争在七星河流域汉魏居民中占有重要位置。如果以国家作为文明确立的标志,七星河流域的汉魏居民就已经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漫长历史传承中,黑龙江流域养育了为数众多的古代民族,主要分为三个族系:其一为东胡族系的乌桓、鲜卑、契丹、蒙古;其二为肃慎族系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其三为濊貊族系的扶余、高句丽。这些民族在此生息繁衍,发展崛起,纷纷踏上历史的舞台。从建立政权的时间上来看,濊貊族一系崛起得最早,早在秦汉之际,松嫩平原出现第一个国家——“濊王国”,在汉代人们发现了“濊王之印”,其“国有故城”,经济也有很大的发展,农业出现饲养猪、马、牛等牲畜,并且善于狩猎。至西汉时期濊貊人建立了强大的扶余、高句丽政权。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不断加深,经济、文化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到了北魏时期扶余政权在高句丽、慕容鲜卑等强邻的攻击下逐步走向衰亡,高句丽也于公元668年在唐朝和新罗军队的联合进攻下亡国;这两个民族分别融入新罗、靺鞨、鲜卑、突厥等民族之中,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东胡族系的慕容鲜卑与肃慎族系的粟末靺鞨随后开始崛起,慕容鲜卑在西晋时(265—317)建立起前燕政权,粟末靺鞨在唐朝时(618—907)建立渤海政权。而且这两个族系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影响与濊貊族系相比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历史趋势。特别是东胡族系的鲜卑、契丹、蒙古,肃慎族系的靺鞨、女真、满洲,不仅在黑龙江流域崛起发展,而且策马南下、逐鹿中原,甚至面南背北,君临天下,汇入了浩荡的中华文明之历史长河,创造了璀璨绚丽的民族文化,对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与走向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在黑龙江斑斓多彩的历史文化中,渤海文化与金源文化是两座高峰。

渤海国是唐朝名重一时的“海东盛国”，领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居民达十多万户，常备兵员数万人。国家机构设置、五京设置、宫廷建筑以唐朝为样板。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城镇经济获得很大发展。诸京、府、州、县兴办学校。诗歌、音乐、绘画、雕刻、书法及造船、航海、历算、医药、育种、城邑、宫殿营造技术都达到很高水平。渤海国时期，出现了黑龙江历史上的几个“第一”——第一个图书馆、第一所大学，接受了第一个外国留学生。现宁安市渤海镇保存了上京龙泉府、兴隆寺、石灯幢、兽头石刻、渤海墓葬等遗址遗迹，还有见诸历史文献的书、表、牒、笈、碑文等。

金源文化是指女真民族以阿什河流域阿城为中心创造的文化，即金上京地区或金代早期文化。《钦定满洲源流考》称“白山黑水，其名始见于《北史》，而显著于金源”。乾隆帝曾作《望大房山作歌》，其中有“忆昔金源全盛时，半壁江山迹始发”。阿城是金源文化肇兴之地，金王朝开国之都。自海陵王迁都北京，1157 年上京号降为会宁府，至金世宗 1173 年恢复上京号，返祖地巡视，使金上京会宁府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陪都，故获得规模空前的发展。金上京会宁府人口 36 万，是当时少有的大城市。金代以农为本，畜牧业、冶铁业、手工制作业发达，建筑业空前发展，商贸繁荣，文化艺术繁荣。金初使用契丹文和汉文，1119 年创制女真文字。金人非常注重教育，设皇家藏书馆，兴办“官学”“庙学”，女真贵族设“私学”，普及教育达东北边远地区；通过科举选用人才，《金史》称“终金一代，科目得人为盛”。文学艺术方面，曲艺、政令、文学、歌谣、舞蹈、杂剧、诗词、书画等风行一时。散曲是黑龙江地区的曲艺形式，便于清唱，包括散套、小令两种。女真人作家李直夫创作的院本杂剧《宦门子弟错立身》，描述了会宁府附近阿什河北岸蒲察部落的散曲艺术活动以及宦门子弟下海为艺的故事。

清代是黑龙江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两国通过谈判，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明确了中俄东段边界的走向，以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至海为界。1850 年以后，俄趁中

国清朝衰微,沙俄武力侵略黑龙江流域,强迫清王朝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抢占了包括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至库页岛的1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清朝末年,汉民族大量移民东北,成为东北的主体民族,也成为巩固东北边防的最强力量。

中东铁路是贯穿中国东北的铁路干线,1896年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一个屈辱的条约——《中俄密约》造就了它的产生。中东铁路影响黑龙江政治经济长达一百余年。中东铁路的修建,以及哈尔滨处在“丁”字形铁路的交叉点这一特殊地理位置和铁路交通功能的作用,使哈尔滨由一个小渔村迅速发展为一个带有殖民色彩的近代城市。自1898年至1918年,东北最大的机械企业——中东铁路总工厂,最大的航运公司——中东铁路航运公司,最大的商业银行——华俄道胜银行在哈开办;第一家现代制粉企业——“满洲”第一面粉公司,中国第一家啤酒企业——乌卢布列夫斯基啤酒厂,远东第一百货商场——秋林公司相继开办;与此同时食品、电力、制茶、玻璃、制材、采矿、烟草、造船等行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哈尔滨建立起来。

犹太人是随俄国人最早进入哈尔滨的,最初他们只是从事一些为中东铁路工人提供生活服务的营生,并向一些商人提供贷款。但到了1913年,犹太人的商业活动便活跃了起来,经营领域逐步扩大。“十月革命”爆发后,大批俄国移民迁居哈尔滨,至1922年,俄国移民多达15万余人。而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提出“失之欧洲,取之亚洲”的亚洲侵略计划。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挟战胜之余威”,对哈尔滨实行经济扩张,开办数十家洋行,迅速完成了资本积累。据统计,1923年仅大型日本企业就达40多家,借此之机日本向黑龙江输送了大量侨民;此后,为实现侵略东北的野心再次向黑龙江输送农民“开拓团”,使黑龙江日本侨民数量大增。哈尔滨跃升为远东著名的国际贸易城和国际化大都市。20世纪20年代,“仅外国洋行、商社就有大小2000余家,同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城市 and 港口保持着经常性的商贸联系”,致使哈尔滨地区的外贸进出口总额直线上升,1926年为7525

万海关两,1927年为8545万海关两,1928年达到9946万海关两。哈尔滨国际化程度可与巴黎、莫斯科、东京相媲美,创造了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奇迹。哈尔滨的对外开放,不仅使俄日侨民纷至沓来,甚至到20世纪20年代末哈尔滨已侨居有28个国家的外侨,其中不仅有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侨民,甚至还有塞尔维亚、亚美尼亚、立陶宛等国的侨民。16个国家在哈尔滨设立了领事馆(前后共19个国家21个领事馆或代表部)。“九一八”事变后,黑龙江全境被日军占领,黑龙江人民开始了英勇的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东北沦陷区抗日的主力,涌现出了赵一曼、赵尚志、李兆麟、杨靖宇等著名的抗日英雄。1945年,骁勇善战的中华儿女浴血奋战后,东北地区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1946年,哈尔滨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黑龙江这片辽阔的土地开始了历史的新里程。

黑龙江革命历史悠久,1908年哈尔滨中俄工人在太阳岛举行万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1918年,哈尔滨建立了工会组织。1923年,成立“中共哈尔滨组”。1925年,中共北京区委派吴丽石到哈尔滨开展活动,建立了中东铁路第一个工人党支部。1927年10月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成立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哈尔滨和中东铁路被看作是联结中共和共产国际以及宣传共产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红色丝绸之路”。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中共中央通过哈尔滨地方组织设立了接待站,代表从此通道前往苏联,负责护送中共“六大”代表。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周恩来等都来过黑龙江。刘少奇、塞克、罗章龙、罗登贤等都曾在黑龙江从事、领导过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

如此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为黑龙江民间故事平添了无限色彩。文化需要创造,更需要传承。对于黑龙江省而言,很多历史文化资源还有待开发。因此,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整理,是黑龙江历史文化工作者的一项艰巨而漫长的工作。

二、黑龙江的地域文化特征

清末后中原汉族大量涌入,以及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异域文化渗入,使黑龙江地域文化整体特征具有移民文化的强烈色彩,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文化,在与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族等土著文化和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异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形成了黑龙江地域的多元文化。这种多元文化的共生,促成了黑龙江厚重性、包容性、多元性与边缘性的地域文化特征,如此文化背景为黑龙江民间故事注入了鲜明的色彩。

(一)黑龙江地域文化的厚重性

黑龙江地域文化的厚重性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黑龙江流域崛起的古代民族在中国历史格局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历史上黑龙江流域北方游牧民族曾五次入主中原:第一次是鲜卑族南迁西进,在华北高原建立北魏政权,统一了中国北方,打破了汉族一统中国的格局,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出现和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二次是源出宇文部鲜卑的契丹族建立了辽朝政权,辽与北宋鼎立,是继北魏后统治中国北方的又一个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第三次是女真族雄踞东北,建立金朝政权。定都上京会宁府(今阿城区),后迁都中都(今北京)、开封等地,与南宋对峙,成为统治中国北部的一个王朝。第四次是蒙古族崛起,横扫欧亚。建立起大一统元朝政权。元朝时的中国疆域空前广阔,是中国历史上地理版图最大的时期。第五次是满族铁骑闯入山海关,建立了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王朝。北方游牧民族五次入主中原的历史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南北文化的大碰撞、大融合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这些少数民族对中华文明的巨大影响是南方任何少数民族所无法比拟的。

二是渤海文化、金源文化以及黑龙江少数民族文化的辉煌成就。在龙

江大地历史的长河中,有海东盛国之称的唐代渤海国是一颗耀眼的明珠。渤海国始建于公元698年,公元926年被契丹灭亡,先后存世229年。如同唐朝是中华民族的辉煌一样,渤海国也是黑土地上最辉煌的地方政权,展现了黑龙江先人的勤劳和智慧。由于渤海国“崇尚华风”“革故鼎新”,国势日盛,雄踞北方,与盛唐同期创造了北国辉煌。渤海人以辛勤劳动,发展和创造了繁荣的经济与光辉灿烂的文化,对古代东北地区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金源文化,是指11世纪至12世纪中期以金上京为中心地域的女真民族文化,它是黑龙江地域文化发展进程中继“渤海文化”之后的又一座光辉的里程碑。从金上京地区出土的精美绝伦的各种文物中可以窥视到,800年前这一地区宗教、音乐、诗歌、文学故事、雕塑、碑刻、铸造、建筑都显示了古代社会的都市文明空前繁荣的程度。相较于渤海文化所受中原文明的浸染,金源文化似乎程度更深、内涵更广,民族融合的特点也更加鲜明。它上承辽、宋,下启元、清,为中华文明的血脉延续做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它是在我国的中原由以汉族为主的统治转变为由少数民族进行统治的时代中逐渐孕育成型的文化系统;它打破了汉文化血统论的封囿,是在少数民族文化自本自根、自立自强基础上,融入、汲取中原先进文化的精髓凝练而成的,隶属于中华大文化范畴的综合文化形态。鄂伦春、鄂温克及赫哲族等黑龙江世居民族虽然人口稀少,但其保留至今的民族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尤其是在强调文化多样性的今天,其价值弥足珍贵。

三是近现代历史上黑龙江人民抵御沙俄、抗击日寇、建立东北解放区的光荣历史。从17世纪40年代起,沙俄一直觊觎我国黑龙江流域领土,对于沙俄的侵略行径,自雅克萨战役起,黑龙江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御。尽管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沙俄的威逼下相继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使中国丧失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沙俄的野心仍不满足,20世纪初,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更加疯狂。1900年7月,沙俄将海兰泡的中国人用鞭挞、刀刺、斧砍、枪击等手段逼进黑龙江

中,夺去5000多同胞的生命。继之,对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人大屠杀,使我国同胞死亡700余人。八国联军中沙俄出兵17万,充当主力,7路中有4路经过黑龙江地区,沿途烧杀抢掠,激起我国各族人民反抗。副都统杨凤翔、将军寿山等以身殉国。沙俄从《辛丑条约》中得到了最多“赔款”。黑龙江各族人民为了捍卫祖国边疆与沙俄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继沙俄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将魔爪伸向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帝国主义对其进行了长达14年的侵略。在这期间从义勇军到抗日联军(其中11个军中的9个军活动在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始终未放弃抵抗。马占山、赵尚志、李兆麟、赵一曼、杨靖宇等英雄人物,以及“江桥抗战”“八女投江”等震惊中外的事迹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悲壮之歌。解放战争时期,黑龙江成为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中心,进入辉煌历史时期。黑龙江作为战略大后方,在人力与物资上保障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四战四平 and 辽沈战役的最后胜利。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除此之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黑龙江进行的北大荒农垦开发、大小兴安岭林业开发和大庆石油开发在共和国发展史上都不同凡响,堪称壮举,为黑龙江地域文化增添了厚度。

(二)黑龙江地域文化的包容性

黑龙江地域文化具有多民族、多地域、多国度的色彩,南北、中西文化相互交融,造就了其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的地域风格,也培养了黑龙江人直爽仗义、心怀宽广的豁达性格。这种思维开放、胸怀大度、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胸襟和气度,与对弱者和落难者的同情、帮助融为一体,突出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北大荒——“流人”“右派”的安身地。近代以前未开发的黑龙江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气候酷寒,人烟稀少,人称“绝域”,所以统治者把这里作为流放地。历代流放到黑龙江的人员成分复杂,其中大多数人是反抗了统治

者或触犯了统治者利益的受贬官员、知识分子和内地百姓。这些所谓“流人”在黑龙江并未受到太大歧视,因而,他们才有了从事撰述及其他文化活动的可能。下放北大荒的“右派”也是如此。当时,这些来自城市的高级知识分子精神上的痛苦,生活上的落差可想而知。逆境中能够支持他们生存下去的勇气来自垦荒人所给予的温暖。这见于许多当年“右派”的回忆。

二是北大荒——“知识青年”的第二故乡。黑龙江是知青三大聚集省份之一(另有云南、内蒙古),当年曾先后接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万知青。“苦难是最好的大学”这句话在广大知青身上得到充分印证,北大荒走出来一大批改革开放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国家层面上堪称一流的人才。虽然当年的生活是艰苦的,但北大荒人是热情的。因此,如今功成名就的官员、学者也好,拥资千万的富商巨贾也罢,即使是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市井平民,北大荒都是他们难以割舍的第二故乡,一年年的回访,见证了知青们对第二故乡的深厚情感。

三是善待犹太人——人道主义的光辉记录。19世纪末,“排犹”与中东铁路的修建使大批俄籍犹太人来到黑龙江,到1985年最后一位犹太人在哈尔滨辞世,犹太人迁居哈尔滨近一个世纪,最多时达2万人。他们为哈尔滨城市建设、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哈尔滨存留的犹太历史文化遗址遗迹保留完好的多达十余处,包括犹太会堂、犹太中学、犹太医院、犹太银行,以及闻名于外的马迭尔宾馆。犹太人之所以在哈尔滨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成就,是因为黑龙江人对外来文化具有开放、包容的传统,自觉地抵制了世界性的“排犹”浪潮。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犹太人)以“人道主义的光辉记录”来表达对哈尔滨善待犹太人历史的称赞。

四是接纳“日本遗孤”——博大胸怀的展现。“八一五”日本战败投降,侵略者们在撤退与遣返期间,将众多“残留孤儿”弃置在黑龙江的土地上,在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制造了一个特殊群体——日本遗孤。战争使那些本该依

偎在父母身边享受天伦之乐的孩童沦落为孤儿,并被遗弃在异国他乡,以他们的幼小身躯忍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折磨。但他们又是幸运的。这些日本遗孤被黑龙江一位位善良的母亲所收养,她们的节衣缩食,如亲生母亲般的关爱、呵护,使这些“弃儿”在异国他乡有了家的归宿。多年后,中国养父母再次表现出宽厚的胸怀,按日本政府规定:中国养父母不在“放行”材料上签署“同意”条款,日本政府对海外遗孤不予接收。这些养父母没有一人“拒签”。他们以德报怨的博大胸怀和仁爱之心,谱写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仁义之歌。数十年过去了,回到日本的这批遗孤对中国养父母顾念之情从未割舍。“对于我来说,给我生命的母亲的面孔早已模糊,而养育我的母亲的影像却是那么清晰!”这是一位日本遗孤在纪录片《母之爱》中的深情表达。这段沉痛深婉的历史彰显着黑龙江人以德报怨、宽广而博大的胸怀。

(三)黑龙江地域文化的多元性

黑龙江独特的民族衍变与历史变迁,决定了黑龙江地域文化的多元性,其多元性最鲜明的体现在于如下几方面:

一是城市建筑的多元。哈尔滨是黑龙江城市的代表,其城市建筑多元化闻名已久。据统计,哈尔滨现存欧式建筑 213 处,俄罗斯式、拜占庭式、哥特式、犹太式、伊斯兰式各类建筑,无一例外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道里中央大街现有欧式及仿欧式建筑 70 余座,西方建筑史上最有影响的四大建筑流派尽纳其中,彰显着浓郁的欧陆风情。而道外南二道街、南三道街的“中华巴洛克”建筑区则与中央大街风格迥异,被称作“中国式西洋建筑”。联合国人居范例奖的评选专家和国际建筑艺术专家来哈尔滨考察后予以其很高评价:“无论是从巴洛克建筑的数量,还是它的历史厚重感来说,价值都超过了中央大街。”此外哈尔滨友谊宫、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大屋顶建筑又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这种中西建筑风格的融合为中国其他城市所不多见。